

辞书纂修须用考证

高 小 方

（南京大学文学院 210023）

一 引 言

考证，谓“研究文献或历史问题时，根据资料来考核、证实和说明”^[1]，又称“考据”^[2]。“考证”与“考证”，二者的意义是同中有异：其“同”，在于均需“根据资料”来从事；其“异”，在于“考证”侧重于核对、证实和说明，“考而证之”，为治学的必要手段，而“考证”则侧重于查核、纠正和订正，“考而正之”，乃述学的常用标目。

清代以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为代表的散文流派“桐城派”，主张“义理、考证、文章”三者相济^[3]。可见此派已具有完全自觉的考证意识。事实证明，认真的文学创作确实离不开考证。

鲁国尧教授 2008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，书名叫《语言学文集：考证、义理、辞章》。可见学人治学完全离不开考证。

杨逢彬教授 2016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论语新注新译》，其《卷首的话》即标明以“考证”为特色。可见古书的译注工作亦离不开考证。

至于辞书的纂修，则更是时时处处都离不开考证。尤其是大型辞书的纂修，乃是语言研究和文化传播中一项具有总结、集成、整序、会通、升华性质的系统工程，其工作极则就是严谨求真。实践证明，要在辞书纂修中始终传承好、弘扬好“严谨求真”精神，那就必须认真地、切实地运用考证。本文将以《辞源》第三版修订中的部分实例来阐明这条重要的道理。同时亦以此文向读者诸君汇报《辞源》第三版修订中的部分基础性工作。将分“考证人名”“考证地名”“考证书名”“考证史实”“更正沿误”“校定异文”六类来阐述。

二 考正人名

1.【光前裕后】

长条样：南朝陈徐陵徐孝穆集九广州刺史欧阳顾德政碑。

小方按：题中人名“欧阳顾”，当作“欧阳颀”。《陈书·欧阳颀传》：“颀以天嘉四年薨，时年六十六。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、司空、广州刺史，谥曰穆。”徐陵为作《德政碑》者，正是此人。

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徐孝穆集》卷四，作“欧阳颀”，不误。又检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徐孝穆集》卷九，已误书成“欧阳顾”矣。长条样乃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南朝陈徐陵徐孝穆集九广州刺史欧阳颀〔颀〕德政碑。

2.【免】

长条样：⑪通“勉”。……汉书八三薛宣传：“二人（薛陵尹赏）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，宣因移书劳免之。”

小方按：薛陵，当作“薛恭”。《汉书》原文作“平陵薛恭”，长条样及原稿均舛误成“薛陵”。又，北宋景祐本递修本《汉书》作“劳免之”，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汉书》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汉书》第三三八九页则均作“劳勉之”。故综合改作：

汉书八三薛宣传：“二人（薛恭尹赏）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，宣因移书劳免（一作勉）之。”

3.【入幕宾】

长条样：全唐诗二八五李益送宋校书赴宣州幕：“远避看书吏，行当入幕宾。”

小方按：李益，当作“李端”。李端诗收于《全唐诗》卷二八四、二八五，李益诗则收于《全唐诗》卷二八二、二八三。长条样及原稿所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《全唐诗》卷二八五（李端二），第七二五页上栏。

4.【善哉行】

原稿：参阅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上善哉行。

小方按：吴兢，当作“吴兢”。唐吴兢，即《贞观政要》之作者，事迹具《旧唐书》卷一〇二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二本传。《乐府古题要解》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一》著录为“一卷”，《宋史·艺文志一》著录为“二卷”，作者均题“吴兢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九七《诗文评类存目》则著录作“《乐府古题要解》二卷，旧本题唐吴兢撰”；而《中国丛书综

录·集部·诗文评类》又去“旧本题”字样，著录作“《乐府古题要解》二卷，（唐）吴兢”。兢、競，原稿因形近而误。

5.【嗔₂鱼】

原稿：见明胡安世异鱼图赞补中。清冯时可雨航杂录下：“……。”

小方按：胡安世，当作“胡世安”。其时代在明末清初，事迹附见《清史稿》卷二三八《金之俊传》：“胡世安，四川井研人。明崇祯元年进士，官至少詹事。顺治初，授原官，四迁礼部尚书。十五年，授武英殿大学士，兼兵部尚书。圣祖即位，与之俊同改秘书院大学士。以疾乞休，累加少师兼太子太师。康熙二年，卒。”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第二册）第七九三页著录：“《异鱼图赞补》三卷，（清）胡世安撰。”冯时可，明隆庆五年进士，累官按察使，以文名。其事迹附见《明史》卷二〇九《冯恩传》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第二册）第九九八页著录：“《雨航杂录》二卷，（明）冯时可撰。”可见冯早于胡。故综合改作：

明冯时可雨航杂录下：“……。”又见清胡世安异鱼图赞补中。

6.【噀】

原稿：2. á 叹词，表示疑问、反诘或惊讶。五灯会元十一临济义玄禅师：“（胜）光瞪目曰：噀！”

小方按：（胜）光，当作“（龙）光”。中华书局1984年10月第1版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一第六四七页：“师行脚时到龙光，值上堂，师出问：‘不展锋铓，如何得胜？’光据坐。师曰：‘大善知识，岂无方便？’光瞪目曰：‘噀！’”原稿之误，盖因将“如何得胜”的“胜”与“光据坐”连读所致。

7.【思慕】

原稿：三国魏曹子建集五赠王粲诗：“思慕延陵子，宝剑非所惜。”

小方按：王粲，当作“丁仪”。“思慕延陵子，宝剑非所惜”见于《赠丁仪诗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曹子建集》卷五，《赠丁仪诗》之后接排《赠王粲诗》，因此稍不留神，就可能弄错人名。

8.【方正字】

原稿：文具，界尺的拟人名称。见宋洪林文房图赞。

小方按：《文房图赞》一卷，有《说郛》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四四《子部》五四《小说家类存目》二“《古今文房登庸录》一卷”条下曾提及“宋林洪有《文房图赞》一卷”；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第二册）·子部·工艺类·丛录》亦著录：“《文房图赞》一卷，宋

林洪撰。”可知作者是宋林洪，据说是林逋后裔。原稿误倒作“洪林”。

9.【晶光】

长条样：☉又指晶莹的光色。明刘基诚意伯集十三明斋诗为湖广陈进士赋诗：“客从于阗来，遗我盈尺璧。晶光射云汉，璀璨生五色。”……④形容干净，一无所有。犹精光。明陈黑斋裴度香山还带记传奇三：“鬓毛拔得晶光。”

小方按：刘基，当作“刘基”。刘基，明青田人。字伯温。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。官至御史中丞、太史令，封诚意伯。著有《郁离子》《诚意伯集》。《明史》有传。基、墓，长条样因形近而误。

陈黑斋，当作“沈采”。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第二册）第一六九二页右栏，“《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》二卷，（明）沈采撰”与“《新刻出像音注姜诗跃鲤记》四卷，（明）陈黑斋撰”二条前后相连，且二者均著录有《绣刻演剧》本和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本，故而长条样及原稿均出现了串行。

10.【暮色】

长条样：傍晚的天色。玉台新咏五南朝梁沈约杂诗：“云轻暮色转，草绿晨芳归。”

小方按：沈约，当作“柳恽”。《玉台新咏》卷五所收作者，沈约之后紧接柳恽。而不巧的是，《四部丛刊》本依例本应在《捣衣诗》题下标上柳恽之名的，不知何故竟漏标了，因而极易误导读者将柳恽诗归到沈约名下。幸好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玉台新咏》归属清楚：在“柳恽九首”的标题之下，分明收录着《捣衣诗》《独不见》《度关山》《杂诗》《长门怨》《江南曲》《起夜来》《七夕穿针》《咏席》九首。长条样所引《杂诗》，即在其中。

11.【昙摩】

长条样：☉即昙摩罗。广弘明集十九南朝梁陆云御讲般若经序：“皇太子智均悉达，德迈昙摩，舍三殿之俗娱，延二座以问道。”

小方按：陆云，当作“陆云公”。陆云公，字子龙，吴郡人也。五岁诵《论语》《毛诗》，九岁读《汉书》，略能记忆。从祖侄与沛国刘显质问十事，云公对无所失。尝制《太伯庙碑》，吴兴太守张纘读其文，叹曰：“今之蔡伯喈也。”武帝召为仪曹郎，累迁中书黄门郎，兼掌著作。有《碁品序》等。《梁书》卷五十、《南史》卷四八均有传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隋书·经籍志三》著录作“《碁品序》一卷。陆云撰”，误。臧励稣等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一一二一页第三栏已辨之。中华书局点校本《隋书》已改正为“陆云公”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九《御讲般若经序》题下作者标“梁陆云”，与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隋书》同失。故据《梁书》《南史》本传等改作：

广弘明集十九南朝梁陆云〔公〕御讲般若经序：“……。”

12.【曲宴】

长条样：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五赠丁翼诗：“吾与二三子，曲宴此城隅。”

小方按：题中人名“丁翼”，当作“丁廙”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曹子建集》卷五作“丁廙”。《三国志·魏·陈思王（曹）植传》：“植既以才见异，而丁仪、丁廙、杨修等为之羽翼。”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三国志》第五五七页）又“文帝即王位，诛丁仪、丁廙并其男口”裴《注》引《魏略》：“廙字敬礼，仪之弟也。”又引《文士传》曰：“廙少有才姿，博学洽闻。”字形均作“廙”。但检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曹子建集》卷五，原来早已误书作“翼”字了。

长条样作“丁翼”，盖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曹子建集》卷五之误。《辞源》“丁仪”条言及其弟时，亦作“丁廙”。《辞源》应保持前后一致性。故改作：

三国魏曹植曹子建集五赠丁翼〔廙〕诗。

13.【书香】

长条样：宋刘克庄后村集序：“至若以文名世者，家有贤子孙，能绍祖父书香，昭箕裘于不坠，则其文久而弥彰，流传不朽矣。”

小方按：刘克庄，当作“刘希仁”。刘克庄（1187—1269），南宋莆田人。字潜夫，号后村居士。有文集传世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后村集》，五十卷，卷首有林希逸《序》（淳祐九年己酉）。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，一百九十六卷，卷首先林希逸《序》（咸淳六年庚午），后刘希仁《序》（咸淳八年壬申）。长条样所引，出自刘希仁《后村先生大全集序》。此《序》非刘克庄自作也。

14.【木经】

长条样：书名。宋喻皓撰，三卷。皓曾营建开实寺塔，在诸塔中最高，制度甚精，司马光称为“国朝以来，木工一人而已”。李诫编撰营造法式，多取材此书。木经，宋史艺文志未著录，已佚。参阅宋欧阳脩归田录一、宋沈括梦溪笔谈十八技艺。

小方按：司马光，当作“欧阳脩”。“国朝以来，木工一人而已”，乃欧阳脩《归田录》卷一对《木经》作者喻皓的赞语。（喻，一本作预。）又，开实寺，当作“开宝寺”。另，长条样释义之标点尚待调整。故综合改作：

书名。宋喻皓撰。三卷。皓曾营建开宝寺塔，在诸塔中最高，制度甚精，欧阳脩称为“国朝以来，木工一人而已”。李诫编撰营造法式，多取材此书。木经，宋史艺文志未著录，已佚。参阅宋欧阳脩归田录一、沈括梦溪笔谈十八技艺。

15.【东窗事犯】

长条样：清沈嘉辙南宋杂事诗七：“东窗事犯须臾事，夜半犹然忆子孙。”

小方按：沈嘉辙，当作“赵信”。《南宋杂事诗》，七卷。清沈嘉辙、吴焯、陈芝光、符曾、赵昱、厉鹗、赵信等同撰。嘉辙字栾城，焯字尺帛，曾字幼鲁，鹗字太鸿，皆钱塘人；芝光字蔚九，昱字功千，信字意林，皆仁和人。《四库提要》谓：“是书以其乡为南宋故都，故摭摭轶闻，每人各为诗百首，而以所引典故注于每首之下。意主纪事，不在修词。故警句颇多，而牵缀填砌之处亦复不少。然采据浩博，所引书几及千种。一字一句，悉有根柢。萃说部之菁华，采词家之腴润。一代故实，巨细兼该，颇为有资于考证。盖不徒以文章论矣。”该书七人同撰，一人一卷。其卷之七，署“仁和赵信撰”。

16.【较量】

长条样：㊟较量，计较。……宋张师正括异志七张龙图：“一日，有人叩阿颇急……张（寿）起视之，乃一老道士也，疑其狂且醉，不复与之较量。”

小方按：张（寿），当作“张（奎）”。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《括异志》卷七《张龙图》：“张公焘，即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。枢直为殿中丞，……张起视之，乃一老道士也，疑其狂且醉，不复与之较量。良久乃去。邑君先妊娠，是夕生焘。”可见，这位“起视之”之“张”，乃焘之父奎，而绝不可能是这天晚上才出生的张焘本人（长条样又将“焘”名误作“寿”）。另，“括异志”，书名，当改标浪线。又，“叩阿”，不辞。阿，当作“门”。长条样因形近而误。“与之较量”的“较”，当依原文作“校”。如此，也方能与词目相应。故综合改作：

宋张师正括异志七张龙图：“一日，有人叩门颇急……张（奎）起视之，乃一老道士也，疑其狂且醉，不复与之较量。”

17.【节下】

原稿：晋书殷仲堪传与桓玄书：“愿节下弘之以道德，运之以神明，隐心以及物，垂理以禁暴。”

小方按：桓玄，当作“谢玄”。《殷仲堪传》引文，见《晋书》卷八四，其具体语境如下：

“殷仲堪，陈郡人也。……仲堪能清言，善属文，每云三日不读《道德论》，便觉舌本间强。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，士咸爱慕之。调补佐著作郎。冠军谢玄镇京口，请为参军。除尚书郎，不拜。玄以为长史，厚任遇之。仲堪致书于玄曰：‘……’”可见受信者乃是谢玄，而非桓玄。

盖因《晋书·殷仲堪传》后文又有答桓玄书，遂致误植也。

18.【管见】

原稿：晋书 陆云传上司马恪书：“……。”

小方按：司马恪，当作“司马晏”。检《晋书·陆云传》：“时（司马）晏信任部将，使覆察诸官钱帛，云又陈曰：‘……臣备位大臣，职在献可，苟有管见，敢不尽规？愚以宜发明令，罢此等覆察，众事一付治书，则大信临下，人思尽节矣。’”可知受书对象是司马晏，而非“司马恪”。

再查全部《晋书》，以“恪”为名者：卷八、卷十二、卷十三、卷十五、卷六三、卷八九、卷一〇六、卷一〇七、卷一〇九、卷一一〇、卷一一一、卷一一三、卷一二三、卷一二八有慕容恪，卷一、卷二、卷十三、卷二六、卷二七、卷二八、卷二九、卷三七、卷四八有诸葛恪，卷三、卷五七、卷九七有李恪，卷七三、卷九三有王恪，卷十九有曹恪，卷八四有张恪，卷八六有曲恪；而未见司马恪之名也。

19.【词人】

原稿：擅长文词的人。

初修者补充释义：后指擅于填词的人。明凌濛初 二刻拍案惊奇五：“这一首词乃是宋绍兴年间词人康伯所作。”

小方按：康伯，当作“康伯可”。宋康与之，字伯可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《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》所引《瑞鹤仙》词：“瑞烟浮禁苑。正绛阙春回，新正方半。冰轮桂华满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开遍。龙楼两观。见银烛、星球有烂。卷珠帘、尽日笙歌，盛集宝钗金钏。堪羨。绮罗丛里，兰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风柔夜暖。花影乱，笑声喧。闹蛾儿满路，成团打块，簇着冠儿斗转。喜皇都、旧日风光，太平再见。”正是在《全宋词》康与之名下，词题作《上元应制》（见中华书局本《全宋词》第一三〇四页上栏）。《全宋词》中尚有韩玉《感皇恩·广东与康伯可》、刘将孙《满江红·五日风雨萧然独坐偶检康与之伯可顺庵词……非欲求加昔人也》、曾觌《鹧鸪天·奉和伯可郎中席上见赠》、赵长卿《辊绣球·和康伯可韵》。检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五第一〇八页，正是作“康伯可”。

20.【踏白】

原稿：“唐宋骑兵番号名。……王裕虔 李思安为踏白将（旧五代史 梁李思安传、朱珍传）。”

小方按：此书证有三误：（1）人名误：王裕虔，当作“王虔裕”。王虔裕，本黄巢将，

后降于朱全忠，为后梁臣。《旧五代史》卷二一、《新五代史》卷二三皆有《王虔裕传》；《资治通鉴》中凡三见。（2）史实误：“李思安为踏白将”，不确。李思安本人未为踏白将。（3）出处误：《旧五代史·梁·朱珍传》仅及“踏白骑士”，未及王虔裕为踏白将之事。“太祖甚惜之，命副王虔裕为踏白将”，见于《旧五代史·梁·李思安传》。故综合改作：

……王虔裕为踏白将（旧五代史梁李思安传）。

21.【通鉴外纪】

四校样：书名。又名资治通鉴外纪。宋刘恕撰，十卷，目录五卷。记载自远古伏羲氏至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迹，与资治通鉴相接。恕以司马光荐，与修资治通鉴，欲摭周烈王前事为通鉴前纪，采太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。因病废未果，乃口授其子义仲，编外纪，以备刊定前纪之资。

小方按：周烈王，当作“周威烈王”。周威烈王（姬午），公元前425—前402年在位。而周烈王（姬喜），则是公元前375—前369年在位。若省去“威”字，就不是指姬午而是指姬喜了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通鉴外纪》卷首四库馆臣所撰《提要》，正是作“欲……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为《前纪》”。又，义仲，当作“羲仲”。刘羲仲，道原（恕）之子。撰有《通鉴问疑》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通鉴外纪》卷首《提要》，正是作“乃口授其子羲仲”。四校样及原稿二处均误。另，个别标点尚需调整。故综合改作：

书名。又名资治通鉴外纪。宋刘恕撰。十卷，目录五卷。记载自远古伏羲氏至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事迹，与资治通鉴相接。恕以司马光荐，与修资治通鉴，欲摭周威烈王前事为通鉴前纪，采太祖四宗实录国史为后纪。因病废未果，乃口授其子羲仲，编外纪，以备刊定前纪之资。

22.【黄绵袄子】

四校样：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一：“何斯举（简）云：壬寅正月，雨雪连旬，忽尔开霁。闾里翁媪相呼贺曰：黄绵袄子出矣。因作歌以纪之。”

小方按：四校样及原稿均在“何斯举”后补注人名“（简）”，很可能是误读了旧题宋王雱《道山清话》有关何斯举的记载：“（何）斯举，黄州人。少年识苏子瞻。初名颀，字颀之；后名颀之。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，尝与斯举简云：‘老病昏塞，不记贵字。欲奉字曰斯举，取“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”。但恐或犯公家讳字尔。’”（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道山清话》）原文是说写给斯举书简，非谓斯举名简也。故据上引《道山清话》所述，将“何斯举（简）”改作：

何斯举（颀之）。

三 考正地名

23.【悬渡】

五校样：地名。即悬度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四境异：“乌耗西有悬渡国，山溪不通，引绳而渡，朽索相引二千里。”详“悬度⊖”。

小方按：乌耗，当作“乌秬”。乌秬(yāná)，古西域国名。《辞源》收“乌₂秬”条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酉阳杂俎》卷四，正是作“乌秬”。但《四部丛刊》本（景印明赵氏脉望馆本）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四，早已误刻作“乌耗”了。秬、耗，五校样及原稿盖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乌耗〔秬〕西有悬渡国。

24.【束缙】

长条样：汉书四五蒯通传记寓言：齐母束麻絮（缙）成引火物，向邻家求火种藉为逐妇解纷。后因以束缙为说情、推荐之典故。唐骆宾王集七上瑕丘韦明府启：“是以临邛遣妇，寄束缙于齐邻；邯郸下客，效处囊于赵相。”……详“乞火⊖”。

小方按：临邛，当作“临淄”。“束缙”之典出自蒯通所述寓言。通本燕人，后游于齐，故高祖云齐辩士蒯通。临淄，齐都，与“齐邻”相吻合。而临邛则远在四川，与“齐邻”不相关矣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骆丞集》卷三，正是作“临淄”。又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翻元刊本）《骆宾王文集》卷七《上瑕丘韦明府启》，则早已误书作“临邛”矣。长条样及原稿乃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“是以临邛〔淄〕遣妇，寄束缙于齐邻；邯郸下客，效处囊于赵相。”

25.【节孝集】

原稿：宋徐积撰……积山阴人。

小方按：山阴，当作“山阳”。徐积，《宋史》卷四五九本传谓：“徐积字仲车，楚州山阳人。”

旁证尚有：

(1)《宋史》卷三四三《蒋之奇传》：“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，六典会府，以治办称。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，在闽荐处士陈烈，在淮南荐孝子徐积。”

(2)《宋史·哲宗纪一》元丰八年：“六月庚午，赐楚州孝子徐积绢米。”

(3)《宋史》卷四〇一《李孟传》：“李孟传……改楚州司户参军，单车赴官。公

退，闭户读《易》。郡守、部使者不敢待以属吏。徐积墓在境内，芜没既久，加葺之。”

由上述证据，曰“淮南”，曰“楚州”，可知徐积是山阳人无疑。“山阴”的“阴”乃是误字。

26.【军令状】

原稿：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六：“范德孺帅广州日，忽夏人入寇，围城甚急。……麾下老指挥使独来前曰：‘愿勒军令状，保无它。’”

复核者旁注：“广州，四部丛刊本挥麈后录亦作庆州。检中文大辞典：‘庆州，隋置，在甘肃庆阳。’此地与夏人相距近，较为合理。‘广州’疑非。”

小方按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，如何决断？按事理推断，固然是一种办法。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还得查验范德孺的生平行迹。

《宋史》卷三三四《范仲淹传》附子纯粹：“纯粹字德孺（一作儒），以荫迁至赞善大夫、检正中书刑房，与同列有争，出知滕县，迁提举成都诸路茶场。元丰中，为陕西转运判官。……神宗纳之，进为副使。……入为右司郎中。哲宗立，居厚败，命纯粹以直龙图阁往代之，尽革其苛政。时苏轼自登州召还，纯粹与轼同建募役之议，轼谓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。复代兄纯仁知庆州。……元祐中，除宝文阁待制，再任，召为户部侍郎，又出知延州。绍圣初，哲宗亲政，……降直龙图阁。明年，复以宝文阁待制知熙州。……改知邓州。历河南府、滑州，旋以元祐党人夺职，知均州。徽宗立，起知信州，复故职，知太原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再临延州。改知永兴军。寻以言者落职，知金州，提举鸿庆宫，又责常州别驾，鄂州安置，锢子弟不得擅入都。会赦，复领祠。久之，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清宫。党禁解，复徽猷阁待制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余。”

此转载范德孺事迹，甚为清楚，曾“知庆州”，而未及广州。故断此地名“广州”误，“庆州”是。

四 考正书名

27.【明明】

长条样：①清楚，分明。唐释皎然书上人集六五言杂兴之一：“请从象外推，至论尤明明。”

28.【书家】

长条样：①书法家。唐释皎然画上人集七陈氏童子草书歌：“书家孺子有奇名，天

然大草令人惊。”

小方按：以上二条中的“书上人集”“画上人集”，均当作“昼上人集”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四》：“《皎然诗集》十卷。字清昼，姓谢，湖州人，灵运十世孙，居杼山。颜真卿为刺史，集文士撰《韵海镜源》，预其论著。贞元中，集贤御书院取其集以藏之，刺史于颀为序。”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新唐书》第一六一五页。

29.【栽培】

长条样：宋张耒芸窗词沁园春代人上吴履斋集贤寿：“栽培多少英才，更霖雨看看遍九垓。”

小方按：芸窗词，当作“芸窗词”。

芸(yún)，香草名。即芸香。芸窗，指书斋。而“芸(yún)”，则是“芸薹”的“芸”。芸薹，一名薹芥，是油菜的一种。芸、芸二字本不同，后来在“芸薹”义上配成简繁字关系。

原稿作“芸窗词”，本不误。长条样字形转换不当。

30.【顾欢】

长条样：曾向齐高帝进治綱一卷。……参阅南史顾欢传。

小方按：治綱，当作“治綱”。《南齐书·顾欢传》作“治綱”，《南史·顾欢传》则作“政綱”。又，宋范成大《吴郡志》卷二二《人物》三：“(顾欢)献《治綱》一卷。”綱、網，长条样因形近而误。故综合改作：

曾向齐高帝进治綱(一作政綱)一卷。……参阅南齐书、南史顾欢传。

五 考正史实

31.【戴凭】

五校样：汉汝南平舆人。字次仲。习京氏易。光武时任侍中。建中二年正旦，百官朝贺，帝令群臣说经互难，义有不通，即夺其席以予通者，凭重坐五十余席。时有“解经不穷戴侍中”之语。参阅后汉书七九儒林传上。参见“夺席”。

小方按：建中，乃唐德宗(李适)年号(780—783)。建中二年，即公元781年。与本条语境全不相关。五校样与原稿均误。检《后汉书》卷七九上《戴凭传》，谓“正旦朝贺，百僚毕会，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，义有不通，辄夺其席以益通者，凭遂重坐五十余席。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‘解经不穷戴侍中’”云云，然未记其确切年份。故改作：

建武中正旦百官朝贺，帝令群臣说经互难。

32.【掌上舞】

五校样：传说汉元帝后赵飞燕能在手掌上舞蹈，极言其体态轻盈。见白孔六帖六一舞杂舞。

小方按：说赵飞燕是汉元帝后，不符合史实。当作“汉成帝后赵飞燕”。检《汉书·成帝纪》永始元年：“（夏）六月丙寅，立皇后赵氏。”唐颜师古《注》：“赵飞燕也，即上所谓婕妤赵氏。”又检《白孔六帖》卷六一，相关内容仅有一句“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（汉）”而已，并未述及赵氏为何帝之后。再检《汉书》卷九七下《外戚传》，开头先叙“孝元王皇后，成帝母也。家凡十侯，五大司马，外戚莫盛焉。自有传”，然后接叙孝成许皇后、孝成班婕妤、孝成赵皇后等。然则五校样及原稿之误，盖出于仅凭《汉书》卷九七下开头“孝元王皇后”句而做的误推。故改作：

传说汉成帝后赵飞燕能在手掌上舞蹈。

33.【方言】

五校样：①汉扬雄撰。全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。原为十五卷，隋书经籍志以后定为十三卷。刘歆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因当时其书未成，皆未著录。至东汉末应劭始称扬雄作方言，魏晋以后，援引者渐多。……

小方按：刘歆《七略》及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皆未著录《方言》，其原因并不相同：《七略》未予著录，确因当时其书未成，扬雄未能提供书稿所致；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予著录，则是以《七略》为蓝本，当补而未补所致。为与史实相符，故改作：

刘歆七略因当时其书未成，未著录（汉书艺文志因之）。

34.【木雁】

长条样：后因以木雁比喻人之有才与无才。南史檀道济传论：“道济始因录用，故得忘瑕，晚困大名，以至颠覆。韶祗克传胤嗣，其木雁之间乎！”韶祗，俱道济之弟。

小方按：“韶、祗，俱道济之弟”的“弟”，当作“兄”。一字之差，关乎史实，故不可不辨。
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南史》卷十五：“檀道济，高平金乡人也，世居京口。少孤，居丧备礼，奉兄姊以和谨称。宋武帝建义，道济与兄韶、祗等从平京城，俱参武帝建武将军事。”（见第四四四—四四五页）又，“祗字恭叔，与兄韶、弟道济俱参义举，封西昌县侯，历位广陵相。”（见第四四八页）

根据《南史》上述记载，我们不难确认：韶、祗，俱道济之兄。

35.【自然】

原稿：㊟不造作，非勉强的。后汉书三十下郎顗传荐黄琼李固书：“耽道乐术，清亮自然。”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：“少成若性也，习惯若自然也。”㊟犹当然。史记孝文纪十六年：“遗诏曰：……。”

小方按：此稿有两点需修正：

第一，关于汉文帝遗诏的年份。汉文帝刘恒在位时间为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7年，其纪年分为两段：前元元年至十六年；后元元年至七年。《史记·孝文纪》：“后七年六月己亥，帝崩于未央宫。遗诏曰：‘朕闻：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？……朕获保宗庙，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有余年矣。……’”当据史实将“十六年”改正为“后元七年”。

第二，今本《孔子家语》乃伪书，当慎用。因此，书证改用贾谊《新书》引孔子语（见《二十二子》本《新书》卷五），列于《后汉书》之前。故综合改作：

㊟不造作，非勉强的。汉贾谊新书保傅：“孔子曰：‘少成若天性，习惯（惯）如自然。’”后汉书三十下郎顗传荐黄琼李固书：“……。”㊟犹当然。史记孝文纪后七年：“遗诏曰：……。”

36.【赴铨】

原稿：金史宣宗纪上至宁四年：“庚子，诏河南陕西镇防军应荫及纳粟补官者，当役如旧，俟事定乃听赴铨。”

小方按：《宣宗纪上》至宁四年，当作“《宣宗纪上》贞祐四年闰七月”。

至宁，是金卫绍王（完颜永济）的年号，公元1213年。《金史·宣宗纪上》：“至宁元年八月，卫绍王被弑，徒单铭等迎于彰德府。既至京，亲王、百官上表劝进。九月甲辰，即皇帝位于大安殿。……壬子，改元贞祐。”由此可知，金卫绍王于公元1213年五月改元至宁，同年八月被弑，九月甲辰宣宗（完颜珣）即位，壬子就改元贞祐了。也就是说，至宁这一年号总共才用了四个来月。《金史·宣宗纪上》紧接着“至宁元年”后的“二年、三年、四年、五年”云云，已是指贞祐了。可见阅读史书，跳读是极易造成误认的。

37.【躡柳】

原稿：宋程大昌演繁露十三：“壬辰三月三日，在金陵预阅李显忠司马兵，……。”

小方按：原稿“司马”，是“马司”之误倒。“司马”，是官名；“马司”，则是建制名，与“步司”相对。《宋史》卷三七〇《王友直传》：“朝廷议遣马、步二司移屯重地，丞相虞允文欲先发步司，友直请以马司先。及马帅李显忠屯金陵，友直奏马军道途转徙，困毙

已甚。”是其证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演繁露》卷十三，正是作“马司”。故改作：

在金陵预阅李显忠马司兵。

38.【鹞冠子】

四校样：春秋时楚人。当齐威王魏惠王之时。隐居深山，以鹞羽为冠，故有此号。

小方按：春秋时期，公元前770—前476年。而齐威王，公元前356—前320年在位；魏惠王，公元前369—前319年在位：时间已至战国中期。既云“当齐威王、魏惠王之时”，若再标“春秋时”，则自相矛盾不合史实矣。故改作：

战国时楚人。

六 更正沿误

39.【爰力】

五校样：新唐书一二二魏元忠传袁楚客规元忠书：“古者茅茨采椽，以俭约遗子孙，所以爰力也。”

小方按：“茅茨采椽”的“采”，当作“栳”。栳，栳木，本作“采”，后作“栳”。检中华书局本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二第四三四七页，正是作“栳椽”。但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新唐书》卷一二二，原来早已误书作“采”了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《四库全书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古者茅茨采〔栳〕椽。

40.【廖赖】

五校样：宋穆修河南穆公集一残春病醒诗：“欲为风光轻赋别，正无廖赖染江毫。”

小方按：“残春病醒”的“醒”，当作“醒”。病醒，病酒，醉酒。其颈联出句“烦肠屡沃瘳难解”自可印证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宋穆修《穆参军集》卷上，正是作“病醒”。但《四部丛刊》本（上海涵芬楼借杭州叶氏藏述古堂景宋钞本印行）《河南穆公集》卷一，早已误书作“病醒”了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宋穆修河南穆公集一残春病醒〔醒〕诗：“……。”

41.【惨悻】

五校样：凄切恐惧。三国志蜀郤正传释讥：“合不以得，违不以失，得不克诘，失不惨悻。”

小方按：“克诘”的“克”，当作“充”。充诘，自满而失去节制。检《四库全书》

本《三国志·蜀志》，正是作“充讫”。但检 1959 年 12 月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三国志》第一〇三七页，则已误排成“克讫”了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中华书局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得不克〔充〕讫。

42.【恋慕】

五校样：爱慕留恋。汉王符潜夫论实边：“且夫士重迁，恋慕坟墓，贤不肖之所同也。”

小方按：夫士，无论从意义看，还是从韵律看，均当作“安土”。安土重迁，安于本土，不愿轻易迁移。汉时已成常语。如：《汉书·元帝纪》永光四年诏：“安土重迁，黎民之性；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。”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潜夫论》，正是作“安土”。但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述古堂景宋写本印行）《潜夫论》卷五《实边》，早已误书作“夫士”了。五校样盖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“且夫〔安〕士〔土〕重迁，恋慕坟墓，贤不肖之所同也。”

43.【拔簪】

五校样：扫帚。庄子达生：“（田）开之操拔簪以倚门庭，亦何闻于夫子。”疏：“拔簪，扫帚。”拔，释文引李巡云：“把也。”

小方按：倚，当作“侍”。用“侍”，契合弟子对老师的语境。而“倚门”，古书中虽为常语，却不合此语境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庄子注》卷七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南华真经·达生》、《诸子集成》本清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第二八三页，均作“侍门庭”。但检《诸子集成》本清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卷五第一一六页，则已误排成“倚”了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《庄子集解》之误。另，“亦何闻于夫子”，乃用反问句式表自谦，其后可用感叹号。故综合改作：

庄子达生：“（田）开之操拔簪以侍门庭，亦何闻于夫子！”

44.【报抑】

五校样：排斥，抑制。新唐书一七三裴度传：“始，议者谓度无援奥，且久外，为奸儉报抑，虑帝未能其忠。”

小方按：“虑帝未能”与“其忠”之间，当补一“明”字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三《裴度传》，正是作“虑帝未能明其忠”。但检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三《裴度传》第五二一四页，则作“虑帝未能其忠”，已误夺一“明”字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中华书局本《新唐书》之误。故改作：

虑帝未能〔明〕其忠。

45.【拥肿】

五校样：㊦泛指肥大之状。唐韩偓玉山樵人集雨诗：“饷妇寥翹布领塞，牧童拥肿簑衣湿。”

小方按：塞，当作“寒”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韩内翰别集·雨》，正是作“布领寒”。再检《全唐诗》卷六八一，同。但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上海涵芬楼影印旧钞本）《玉山樵人集·雨》，原来早已误书作“塞”了。五校样及原稿盖沿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饷妇寥翹布领塞〔寒〕。

46.【擗筭】

五校样：宋史四八六夏国传下：“笃信機鬼，尚诅祝，每出兵则先卜。卜有四：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兆，名炙勃焦。二擗竹于地，若揲蓍以求数，谓之擗筭。”筭，一本作“算”。

小方按：機鬼，当作“機鬼”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宋史》卷四八六，正是作“機鬼”。但检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宋史》卷四八六第一四〇二九页，已误排作“機鬼”。五校样盖沿中华书局本《宋史》之误。故改作：

笃信機〔機〕鬼。

47.【效𦣻】

五校样：也作“効𦣻”。艺文类聚七四南朝梁任孝恭谢示围碁启：“効𦣻丑友，学步蹇归。”

小方按：友，当作“反”。任孝恭《谢示围碁启》，属骈体文。其“効𦣻丑反”与“学步蹇归”，为对偶句，“反”（返）、“归”，为同义动词相对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四，正是作“効𦣻丑反”。又检中华书局本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·全梁文》第三三五一页上栏，作“効𦣻丑反”。虽“効”“效”稍异，而“反”字则同。但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四第一二七四页，则已误排成“友”字了，五校样及原稿盖沿其误。故改作：

効𦣻丑友〔反〕。

48.【方域】

五校样：艺文类聚五三北齐裴让之公馆讌酬南使徐陵诗：“方域殊风壤，分野居星辰。”

小方按：居星辰，当作“各星辰”。“方域殊风壤，分野各星辰”两句对仗，“殊”与

“各”相对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三，正是作“分野各星辰”。又检中华书局本逯钦立辑校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北齐诗》卷一第二二六二页，也是作“分野各星辰”。但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《艺文类聚》卷五三第九六四页，则已误排成“居”字了，五校样盖沿其误。另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《艺文类聚》五三诗题《公馆讌酬南使徐陵》的“酬”均作“酬”。故综合改作：

艺文类聚五三北齐裴让之公馆讌酬〔酬〕南使徐陵诗：“方域殊风壤，分野居〔各〕星辰。”

49.【时新】

长条样：⊖指应时的新异食品。……唐诗纪事四四王建宫词：“御厨下食索时新，每见花开即苦春。”

小方按：“下食”的“下”，当作“不”。御厨房的那些食品都吃腻了，不想再吃了，要另外索取、挑选应时的新异食品来换换口味了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唐诗纪事》卷四四、《王司马集》卷八《宫词》，均作“不食”。再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间钱塘洪氏刊本）《唐诗纪事》卷四四，则早已误书成“下食”了。长条样盖沿其误也。

50.【暄气】

长条样：唐张说张说之集八赵冬曦奉和早霁南楼诗：“物华荡暄气，春景媚时旭。”

小方按：时旭，非词。时，当作“晴”。晴旭，阳光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张燕公集》卷八、《唐诗品汇》卷二、《全唐诗》卷九八，均作“晴旭”。长条样盖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张说之集》卷八之误。故改作：

春景媚时〔晴〕旭。

51.【暗麝】

长条样：范成大石湖集三十次王正之提刑韵谢袁起岩知府送茉莉二槛诗之二：“明妆暗麝俱倾国，莫与矾仙品弟兄。”

小方按：“明妆”的“妆”，当作“妆”。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石湖诗集》卷三十，正是作“明妆”。长条样乃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石湖居士诗集》卷三十之误。另，诗题中的“提刑”，当作“提刑”。提、提，长条样因形近而误。故综合改作：

范成大石湖集三十次王正之提〔提〕刑韵谢袁起岩知府送茉莉二槛诗之二：“明妆〔妆〕暗麝俱倾国，莫与矾仙品弟兄。”

52.【朗鑒】

长条样：亦作“朗鑒”。⊖明察。唐杜甫杜工部诗十三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二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：“朗鑒存愚直，皇天实照临。”

小方按：题中“二十六韵”，当作“三十六韵”。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，全诗共七十二句，三十六个韵脚。为了一目了然起见，今将其所有韵脚按四字一组，依序排列成九组：“琴心侵参，襟阴岑淫，禽禁森簪，歆饮琛针，琳砧吟沈，金寻潏林，音饔崑浔，駸临擒深，箴今任霖。”只是《四部丛刊》本（据南海潘氏藏宋刊本影印）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十三，标题早已将“三十六韵”误书作“二十六韵”矣。长条样乃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也。

53.【材官】

长条样：⊖勇武之卒。……汉应劭汉官仪上：“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，以为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，常以立秋后讲诣课试，各有员数。平地用车骑，山阻用材官，水泉用楼船。”

小方按：讲诣，不辞。诣，当作“肄”。讲肄，讲论肄习。检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建武七年三月丁酉诏“今国有众军，并多精勇，宜且罢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士及军假吏”《注》引《汉官仪》，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第五一页，均作“肄”。但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《汉官仪》卷上第三一页，则是作“诣”——原来该本在辑录《后汉书·光武纪下》此《注》时早已误书作“诣”了。长条样及原稿乃沿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《汉官仪》之误。故改作：

常以立秋后讲诣〔肄〕课试。

54.【杉鸡】

长条样：鸟名。……广弘明集二九上南朝梁萧子云玄圃园讲赋：“鸟则杉鸡绣质，木容锦章。”

小方按：“木容”的“容”，当作“客”。木客鸟，传说中的鸟名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九二七引汉杨孚《异物志》：“木客鸟，大如鹄，数千百头为群，飞集有度，不与众鸟相厕，人俗云‘木客’。”旧题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卷下：“庐陵有木客鸟，大如鹄，千百为群，不与众鸟相厕，俗云是古之木客化作。”检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《广弘明集》卷二九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历代赋汇》卷一〇六南朝梁萧子云《玄圃园讲赋》，均作“木客”。再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影印明汪道昆本）《广弘明集》卷二九上，已误书作“木容”矣。长条样及原稿均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鸟则杉鸡绣质，木容〔客〕锦章。

55.【誉黄】

四校样：清制，凡向全国颁发用黄纸誊写的诏书皆称誉黄。清会典事例三一六礼部颁诏：“诏授督抚，誉黄恭镌，颁学政、盐政、织造、管关、两司道府，转颁所属州、县、卫；将军、提镇、协参，转颁所属营、汛，至日宣布军民。”

小方按：营、汛，当作“营汛”。营汛，指军队戍防地。也说“汛地”。清洪昇《长生殿·合围》：“天色已晚，诸将各回汛地。”也单说“汛”。清孔尚任《桃花扇·移防》：“三镇各释小嫌，共图大事，速速回汛，听候调遣。”检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03册《清会典事例》卷三一六，其“汛”字已误书作“汛”。四校样及原稿盖沿其误也。

56.【蹊田夺牛】

四校样：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十：“欧阳文忠（脩）时为翰林学士，因疏孝肃（包拯）攻二人，以为不可，而已取之，不无蹊田夺牛之意。”

小方按：“而已取之”的“已”，当作“己”。己，自己。宋欧阳脩《文忠集》卷一一一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：“而祁（宋祁）亦因此而罢，而拯遂代其任，此所谓蹊田夺牛，岂得无过？”这“己”就是指的“遂代其任”的包拯自己。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（据《稗海》本排印）《石林燕语》卷十第九四页已因形近而误作“已”矣。四校样盖沿其误。《辞源》原稿作“己”，本不误。故改作：

而已〔己〕取之。

57.【辛廖】

原稿：复姓。楚大夫辛廖之后，汉有河间相辛廖通。见通志二八氏族四以名为氏。

小方按：辛廖，春秋时晋国人，献公时大夫。为毕万卜仕于晋，遇屯之比，占之曰吉。后晋献公赐万魏地，以为大夫。见《左传》闵元年。检上海古籍出版社本《通志略·氏族略第四·以名为氏》第六二页下栏“辛廖氏”却误列于“楚人名”下，曰“楚大夫辛廖之后”。《辞源》原稿盖沿《通志》之误。

检《史记·晋世家》“辛廖占之曰吉”《集解》引贾逵曰：“辛廖，晋大夫。”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史记》第一六四二至一六四三页）《后汉书》卷二七《杜林传》“公侯子孙，必复其始”《注》：“《左氏传》晋大夫辛廖之言。”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后汉书》第九三九页）臧励龢等编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五一一页第四栏“辛廖”条曰：“春秋晋大夫。”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附录《姓氏考略》七画第二三页第三栏“辛廖”条引《英贤传》：“晋大夫辛廖之后。”均不误也。故改作：

复姓。晋大夫辛廖之后，汉有河间相辛廖通。见通志二八氏族四以名为氏（晋误作楚）。

58.【迴拔】

四校样：○高耸挺拔。唐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十七初投献太尉启：“迴拔千伋，平吞百川。”

小方按：“迴拔千伋”的“伋”，当作“仞”。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上海涵芬楼借无锡孙氏小绿天藏高丽旧刊本景印）《桂苑笔耕集》卷十七，正是作“千仞”。又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（据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排印）《桂苑笔耕集》（三）卷十七第一六〇页，则已误排作“千伋”矣。四校样盖沿其误。故改作：

“迴拔千伋〔仞〕，平吞百川。”

59.【集韵】

长条样：旧题宋丁度等撰。凡十卷。平声四卷，上、去、入各二卷。书成于治平四年，至司马光始奏上。

小方按：说《集韵》书成于宋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），此盖沿清四库馆臣之误。据《姚氏丛刻》本《类篇·跋记》“宝元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丁度等奏：‘今修《集韵》，添字既多，与顾野王《玉篇》不相参协，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，别为《类篇》，与《集韵》相副施行’”云云，又据《玉海》卷四五“景祐元年四月丁巳，诏直史馆宋祁、郑戡，国子直讲王洙刊修《广韵》《韵略》，命知制诰丁度、李淑详定。……宝元二年九月书成（上之），十一日进呈颁行。……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，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，分十卷。诏名曰《集韵》”云云，可知《集韵》成书当在“宋仁宗宝元二年”，即公元1039年。

《姚氏丛刻》本《类篇·跋记》的后段为：“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职。诏洙修纂，久之，洙卒。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。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、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。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，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。治平三年二月，范镇出知陈州，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，时已成书，缮写未毕，至四年十二月上之。”此《跋记》言“治平三年（1066）……已成书，缮写未毕，至四年（1067）十二月上之”者，实谓《类篇》一书，而非谓《集韵》也。《四库提要》的作者误信《切韵指掌图》伪《序》，谓《集韵》“此书奏于英宗时，非仁宗时；成于司马光之手，非尽出丁度等也”。对于《四库提要》之误，张世禄（1936）《中国音韵学史》第七章已加辨正。但之后有些学者对张书也未及细检，故仍往往有沿袭四库馆臣之误说者。今特更正沿误，

改作：

书成于宝元二年九月，十一日进呈颁行。……参阅宋王应麟玉海四五景祐集韵。

60.【雁行】

长条样：⊖唐钱起钱考功集七李四劝为尉氏尉李士勉为开封尉诗：“采兰花萼聚，就日雁行联。”

小方按：李士，当作“李七”。唐人好以排行称人，本题中“李四”即是一证。《四部丛刊》本（明活字本）《钱考功集》卷七已误作“士”，原稿与长条样均沿其误也。当据《四库全书》本《钱仲文集》卷八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《全唐诗》卷二三八第五九八页中栏而改正之。又，采，各本皆作“采”。故综合改作：

唐钱起钱考功集七李四劝为尉氏尉李士〔七〕勉为开封尉诗：“采〔采〕兰花萼聚，就日雁行联。”

61.【雅人】

长条样：⊖宋洪适盘洲文集七六刘府君墓志：“即拂衣西归，彗汜三径，与雅人望士，日娱其间。”

小方按：彗汜，不辞。当作“彗汜”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盘洲文集》卷七六，正是作“彗汜”。长条样盖沿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盘洲文集》字形之误。汜、汜，电子版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盘洲文集》亦因形近而误。

《汉书》卷六四下《王褒传》：“忽若彗汜画涂。”唐颜师古《注》：“彗，帚也。汜，汜洒地也。涂，泥也。如以帚埽汜洒之地，以刀画泥中，言其易。”（见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汉书》第二八二三、二八二四页）清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汉书十一》：“如颜以彗为帚，汜为汜洒地，则彗汜二字，义不相属……今案彗汜与画涂，相对为文。彗者，埽也；汜者，污也。谓如以帚埽秽，以刀画泥耳。”（见中国书店1985年3月第1版《读书杂志》六第十五页）虽颜、王二说微殊，而字当作“汜”，是无可疑也。

又，长条样在“君墓志”三字下漏标浪线。故综合改作：

⊖宋洪适盘洲文集七六刘府君墓志：“即拂衣西归，彗汜〔汜〕三径，与雅人望士，日娱其间。”

62.【面壁】

长条样：⊖宋刘克庄后村集十三题小室诗之一：“近来弟子俱行脚，谁畔山僧面壁参？”

小方按：畔，当作“伴”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后村集》卷十三，正是作“谁伴”。

再检《四部丛刊》本（影印旧钞本）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卷十三，则早已误书成“畔”字了。长条样及原稿盖沿袭《四部丛刊》本之误。故改作：

“近来弟子俱行脚，谁畔〔伴〕山僧面壁参？”

63.【醺面】

长条样：洗脸。太平御览二十唐虞世南史略：“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，有才学，春日以桃花醺儿面，呪曰：‘取红花，取白雪，与儿洗面作光悦；取白雪，取红花，与儿洗面作光泽；取雪白，取花红，与儿洗面作华容。’”

小方按：所引呪辞乃韵文。泽，当作“华”，方能与“花”押韵。据《山堂肆考》卷八、《古诗纪》卷一二〇等，可知崔氏《醺面辞》在“作光华”后原本尚有“取花红，取雪白，与儿洗面作光泽”一句。长条样及原稿引文因将其二、三两句杂糅，遂造成不押韵之误。检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，作“取白雪，取红花，与儿洗面作光华”——“花”“华”押韵。再检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（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）《太平御览》卷二十，原来早已杂糅成“取白雪，取红花，与儿洗面作光泽”了。长条样及原稿乃沿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之误。

64.【蕝】

长条样：诗卫风蕝兰：“蕝兰之叶，童子佩蕝。”

小方按：蕝兰，不辞。“蕝兰”的“蕝”，当作“芄”。芃兰，植物名。《辞源》“芃兰”条引《诗·卫风·芃兰》：“芃兰之支，童子佩觿。”（见重排本第2855页）不误。

芃，《说文·艸部》：“芃，艸盛也。从艸，凡声。《诗》曰：‘芃芃黍苗。’”

芃，《说文·艸部》：“芃，芃兰，莞也。从艸，丸声。《诗》曰：‘芃兰之枝。’”（清段玉裁《注》：“《说苑》亦作‘枝’。今《诗》作‘支’。”）

检中华书局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第三二六页上、中栏，原来早已误刻成“芃兰”了。长条样及原稿乃沿其误。

七 校定异文

65.【第】

原稿：③科第。唐白居易长庆集二八与元九书：“家贫多故，二十七方从乡试，既第之后，虽专于科试，亦不废诗。”

初修者发现“乡试”的“试”有异文“赋”。复核者批语：“《四库》中有《白香山诗

集》三个版本,‘试’‘赋’两字均有,建议不改。”

小方按:科举名词具有时代特征。地方选拔人才的考试,唐时“由学馆者曰生徒,由州县者曰乡贡,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……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”(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)。也就是说,唐代不经学馆考试而由州县考核推荐应科举的,叫“乡贡”。“乡赋”,犹言乡贡。其时尚不曰“乡试”。金、元以来科举考试方有“乡试”之名:(1)金人科举分乡试、府试、省试、御试四级。士子先于诸州分县赴试,号为“乡试”,榜首曰“乡元”,亦曰“解元”。后于章宗明昌元年废乡试。参阅宋洪皓《松漠纪闻续》。(2)元代每三年一次,十一个行省,河东、山东二宣慰司与直隶省四路举行乡试。中式者仅可由此应会试,不可入仕。参阅《元史·选举志一》。(3)明、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。中式者称“举人”。参阅清赵翼《陔余丛考·举人》。所以白居易之例作“乡赋”无疑。故改作:

二十七方从乡试〔赋〕。

66.【赘肱】

四校样:也作“赘肱”。楚辞屈原九章惜诵:“竭忠诚以事君子兮,反离群而赘肱。”

小方按:检中华书局本《楚辞补注》第一二二页,《九章·惜诵》原文作“竭忠诚以事君兮,反离群而赘肱”,《注》:“竭,尽。一本‘君’下有‘子’字。”原来“事君”确有异文“事君子”。究竟以何者为是?我们从词义上看,在屈原笔下,“君子”乃是高尚道德的体现者(“君子”一词两见于《九章·怀沙》),如果是“事君子”,又哪会有“反离群而赘肱”的倒霉事?而“君”,则是一个与“臣民”相对的社会角色名,是个中性词,符合此处语境。所以结论是:“君”下无“子”是。故改作:

竭忠诚以事君兮,反离群而赘肱。

八 结 语

考证在辞书纂修中的运用,当然远不止上述六类情况。诸如“校正出处”“提前书证”“改正讹脱”“补正断章”“裁去误引”“改正读音”等,无一不需借助于考证^[四]。

上引《辞源》第三版修订中的66例,虽然不过是辞书纂修众多考证实例中的九牛一毛,但已足以证明:考证,确实既是辞书纂修中必须处处运用的一种基本手段,又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。立目释义,自须用考证来打桩奠基;引用书证,亦须用考证

来祛妄求真；匡谬补缺，更须用考证来甄别查漏。试想若运用语料时不作考证，不加甄别，不论是非曲直，只管照录照抄，若文本果有讹误，则势将传说沿误。

考证，先须有求真之心。心中装着人民，做事才会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不竭的原动力，才会不怕苦、不怕累，长年累月地夙兴夜寐，始终坚持考证求真且乐此不疲。

考证，次须有求真之法。认真核查，细心比对，前后左右联系思考，重视寻求善本而又绝不迷信所谓善本，务必根据多方可靠资料来从事，多谋而善断。同一文献的多种不同版本的比勘，各种相关文献的校读，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……千方百计地去伪存真，订讹祛尘，恢复文献原貌，探求事物真相，运用唯物辩证法，一丝不苟，锲而不舍，辨析是非，择善而从，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。《吕氏春秋·察传》：“辞多类非而是，多类是而非，是非之经，不可不分，此圣人之所慎也。然则何以慎？缘物之情及人之情，以为所闻，则得之矣。”这应是严谨的辞书人进行考证时的座右铭。

总而言之，有强烈的责任心，用科学的方法论，下缜密的细功夫，修优质的新辞书。众所周知，因碍于体例，考证的过程是并不写入辞书的。但尽管如此，深爱着人民的辞书人却仍然坚信，那些不辞辛劳地缜密考证所得的正确结论犹如润物无声的春雨，终将及时地润泽广大读者的心田。

最后以一首《修典歌》作为结束：

修典良心饭，
同舟共闯关。
精诚雕白玉，
读者尽开颜。

附 注

[1] 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6版)，729页，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。

[2]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第6版)，729页：“【考据】考证。”商务印书馆，2012年。

[3] 清姚鼐《〈述庵文钞〉序》：“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：曰义理也，考证也，文章也。是三者，苟善用之，则皆足以相济。”

[4] 详见高小方《〈辞源〉修订匡改释例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9年。

参 考 文 献

资料书目

1. 辞源(修订本)(1—4)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79.
 2. 辞源(修订本)(重排版)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0.
 3. 何九盈,王宁,董琨主编.辞源(第三版)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5.
 4. 乔永.辞源史论.北京: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,2016.
 5. 高小方.《辞源》修订匡改释例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9.
 - 6.〔清〕王念孙.读书杂志.北京:中国书店,1985.
 - 7.〔清〕赵翼.陔余丛考.《瓯北全集》本,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0.
 - 8.〔宋〕陈彭年等.广韵.影印泽存堂本,北京:中国书店,1982.
 9. 罗竹风主编,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.汉语大词典.上海: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1986—1994(第1版).
 10. 徐中舒主编,李格非等副主编,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.汉语大字典.武汉:湖北辞书出版社,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86—1990(八卷本),2010(九卷本).
 11. 洪诚.洪诚文集.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.
 - 12.〔宋〕丁度等.集韵.影印宋刻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.
 - 13.〔宋〕司马光等.类篇.影印《姚氏丛刻》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 14. 杨逢彬.论语新注新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.
 - 15.〔汉〕许慎.说文解字.影印陈昌治刻本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.
 - 16.〔清〕段玉裁.说文解字注.影印经韵楼刻本,上海:上海书店,1992.
 17.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.现代汉语词典(第6版)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2.
 18. 鲁国尧.语言学文集:考证、义理、辞章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.
 19. 上海图书馆编.中国丛书综录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 20. 臧励稣等编.中国人名大辞典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1.上海:上海书店,1980.
 21. 张世禄.中国音韵学史.影印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本,上海:上海书店,1984.
- ### 语料书目
- 22.〔唐〕白居易,〔宋〕孔传.白孔六帖.《四库全书》本.

- 23.〔唐〕白居易.白氏长庆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;白香山诗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24.〔三国魏〕曹植.曹子建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25.〔清〕洪昇.长生殿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
- 26.〔明〕刘基.诚意伯文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27.〔宋〕洪兴祖.楚辞补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28.旧题〔宋〕王雱撰.道山清话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29.〔唐〕杜甫.杜工部诗.《四部丛刊》本(全名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).
- 30.〔明〕凌濛初.二刻拍案惊奇.西宁:青海人民出版社,1981.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本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31.〔明〕冯惟讷辑.古诗纪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32.〔唐〕释道宣.广弘明集.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,《四部备要》本.
- 33.〔宋〕欧阳脩.归田录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,《四部备要》本.
- 34.〔唐〕崔致远.桂苑笔耕集.《四部丛刊》本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- 35.〔唐〕韩偓.韩内翰别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玉山樵人集》).
- 36.〔汉〕应劭.汉官仪.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- 37.汉书.北宋景祐本递修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62.
- 38.〔宋〕刘克庄.后村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).
- 39.后汉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40.〔宋〕王明清.挥麈后录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- 41.金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42.晋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43.旧唐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44.旧五代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- 45.〔宋〕张师正.括异志.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.
- 46.〔清〕陈元龙等辑.历代赋汇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47.梁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48.吕氏春秋.《诸子集成》本.

- 49.〔唐〕骆宾王. 骆宾王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50.〔宋〕沈括. 梦溪笔谈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.
51. 明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52.〔宋〕穆修. 穆参军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河南穆公集》).
53. 南齐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2.
54. 南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55.〔清〕沈嘉辙等. 南宋杂事诗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56.〔宋〕洪适. 盘洲文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57.〔唐〕钱起. 钱考功集.《四部丛刊》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(题《钱仲文集》).
- 58.〔汉〕王符. 潜夫论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59. 清会典事例.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.
60. 清史稿.北京:中华书局,1976.
- 61.〔清〕严可均校辑.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.北京:中华书局,1958.
62. 唐圭璋编. 全宋词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63. 全唐诗.《四库全书》本//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.
64. 三国志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65.〔明〕彭大翼. 山堂肆考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66.〔清〕阮元校勘. 十三经注疏.北京:中华书局,1980.
- 67.〔宋〕范成大. 石湖诗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石湖居士诗集》).
- 68.〔宋〕叶梦得. 石林燕语.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69. 史记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59.
- 70.〔清〕永瑤等. 四库全书总目(亦称《四库提要》)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.
- 71.〔宋〕洪皓. 松漠纪闻续.《四库全书》本.
72. 宋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73. 隋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74.〔宋〕李昉等. 太平御览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.
- 75.〔宋〕计有功. 唐诗纪事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76.〔明〕高棅辑. 唐诗品汇.《四库全书》本.

- 77.〔清〕孔尚任.桃花扇.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.
- 78.〔宋〕刘恕.通鉴外纪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79.〔宋〕郑樵.通志略.《四部备要》本//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80.〔唐〕王建.王司马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81.〔宋〕欧阳脩.文忠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欧阳文忠公集》),《四部备要》本(题《欧阳文忠全集》).
- 82.〔宋〕范成大.吴郡志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.
- 83.〔宋〕释普济.五灯会元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84.〔清〕姚鼐.惜抱轩文集.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85.逯钦立辑校.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86.新唐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87.〔汉〕贾谊.新书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,《四部备要》本,《二十二子》本.
- 88.新五代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89.〔南朝陈〕徐陵.徐孝穆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90.〔宋〕程大昌.演繁露.《四库全书》本.
- 91.〔唐〕欧阳询等.艺文类聚.《四库全书》本//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.
- 92.〔唐〕段成式.酉阳杂俎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93.〔宋〕王应麟.玉海.《四库全书》本//扬州:广陵书社,2003.
- 94.玉台新咏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.
- 95.元史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76年.
- 96.〔唐〕吴兢.乐府古题要解.《历代诗话续编》本.
- 97.〔宋〕张榘.芸窗词.《四部备要》本.
- 98.〔唐〕张说.张燕公集.《四库全书》本,《四部丛刊》本(题《张说之文集》).
- 99.庄子注.《四库全书》本;南华真经.《四部丛刊》本;〔清〕郭庆藩.庄子集释.《诸子集成》本;〔清〕王先谦.庄子集解.《诸子集成》本.
- 100.资治通鉴.《四库全书》本//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